

# 《河湾》中的文化融合与文化失落

仝一菲

(广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人居迁移, 独立、单一的文化体逐渐消融, 随之而来的是文化融合与文化失落。各个原本独立、完整、清晰的文化体也在经历着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强弱斗争。集东西方文化为一体的奈保尔, 以非洲为主题, 在《河湾》中对各种不同形式文化的碰撞进行了自己独到的探索。

**【关键词】**文化; 融合; 失落; 冲击

**【中图分类号】**I561.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9)03-0070-03

## 一 引言

维迪亚达·苏拉吉普拉萨德·奈保尔(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出生于加勒比地区特立尼达岛的一个印度婆罗门家庭, 自幼生长在富有印度风俗习惯与文化传统的氛围中, 但随家迁往特立尼达首府西班牙港后, 与印度文化日渐疏远, 西班牙市井生活成为年轻的奈保尔的真实世界。他受父亲感染, 自幼与英国文学有密切联系, 视英国为世界的象征, 并立志成为作家。主要作品有《通灵的按摩师》(1956)、《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1961)、《在一个自由的国度》(1971年布克奖)、《河湾》(1979), 此外还有很多游记。作为英国文化哺育的印度养子, 由于生活经历和知识结构的局限, 奈保尔未敢用小说的形式再现印度本土的人生百态与风土人情, 作品大多是以英国人的视角来展现其他文明的落后、神秘、愚昧与丧失。他曾说:“我不为印度人写作, 他们根本不读书。我的作品只能产生在一个文明自由的西方国家, 不可能出自未开化的社会。”<sup>[1]</sup>

《河湾》里的叙述者名叫萨林姆, 祖先是穆斯林, 数百年前从印度西北部移民东非海岸。萨林姆从小生活的海岸杂居了波斯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和葡萄牙人, 形成一种独特的印度洋文化, 与非洲内陆迥然有别。在刚果河拐角处的小镇上, 萨林姆接手并经营了一个商店, 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然而, 无论文化还是物质层面, 这只是个前途渺茫且不属于任何人的地方, 大人物主宰一切、为所欲为, 使得他以及无数像他一样的芸芸众生根本没有任何前途可言。生活混混, 希望茫茫。

## 二 文化融合

文化与历史的变迁显然是小说的主题。奈保尔对非洲边缘世界里文化与历史的冲击以西方主流的思维观念来描述, 并记录本土文化与西方文明之间不断交替的变化。他在本土与西化之间的过

度和组接流畅而自然, 所以虽然小说在两者之间不断往复, 却丝毫没有给人生硬、凌乱之感。而生命在两者之间的不断往复, 正是依靠了生活信念的支撑, 时间叙述就像是一个指着黑板在讲述的老师, 叙述者和他所讲述的内容自然显露, 读者的目光在讲述者和他所讲述的内容之间不断徘徊, 正因为符合了读者欣赏的一般规律, 所以在阅读的时候并没有太多感觉到画面原始与现代之间的跳跃, 二者之间的交错为本土文明流失的后果作铺垫, 由西方文明的画面作为间隔, 是为原始文明丧失做出了不着痕迹的勾勒。

萨林姆从小接受了这块英国殖民地的英式教育, 并持有英国护照。他虽然十六岁以后就不再读书了, 但对欧洲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差异极为敏感, 善于从熟悉环境中跳跃出来, 在一定距离之外冷静地观察它。比较的眼光慢慢地使他站在欧洲一边, 他注意到本土人向身上涂抹的味道并不是为了诱惑而是为了隔离别人保护自己, 当然, 在一个充满竞争、战争、杀戮、瘟疫的地域中生存, 与他人隔离的自我保全的意义远胜于香水带给人的诱惑力。在奈保尔看来, 本地人不说谎, 不是因为他们道德高尚, 而是说明他们不像欧洲人那样评价自己; 本地人一代代繁衍生息, 缺少历史感, 似乎欧洲人不到, 本土的过去就会随着时间而流逝。“我们从来不问为什么, 从来不记录。在内心深处, 我们知道自己的民族很古老, 不过好像也没有办法测算时间的流逝。我父亲和祖父讲故事的时候都说不出时间。这并不说明他们忘记时间, 或者搞不清楚。在他们看来, 过去就是过去。”<sup>[2]P11</sup>“……我自己家的历史以及印度洋的历史我都是从欧洲人写的书上了解到的……”<sup>[2]P12</sup>可以看出, 在奈保尔眼中, 印度是一个没有明确历史与时间概念的含糊的世界, 缺乏明晰的界限感, 因此有时间概念的就是文明的, 而漠

视时间的就是落后、未开化的。梁漱溟先生曾对东西方文化概括为:“西方文化走第一路向,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生活是直觉运用理智的。印度文化走第三路向,是以意欲反身向后为其根本精神的,生活是理智运用现量的。”<sup>[3]P43</sup>西方的文明是成就于科学之上,注重征服自然的细节的记录;东方文明则为艺术式的成就,侧重与自然的融洽,淡化人为的种种痕迹。印度文明实质上是宗教文明,也就是佛教文化,印度人出世的观念使他们漠视时间,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的还没有来,现在只是暂时,时间如流水,连续不断。奈保尔对印度文化的理解其实是西方人对其的主观理解。

### 三 文化失落

小说将读者带入一片远离西方却正在西化的土地,一种承载着历史却又似乎没有历史的文明。萨林姆认为自己民族的历史被其他民族书写是本民族愚昧无知的象征,因此欧洲这批杜撰它民族历史的入侵者成为文明光辉的超度人。似乎科技的、实利的、逻辑的、可知的才是衡量理性、文明与进步的坐标,是给人幸福与快乐的筹码。今天打开各种报章、杂志,所有政治家对世界动乱根源的分析,都以经济的不平衡、政治的对立、宗族的冲突为引发一切社会问题的主因。也许经济平衡了、政治不对立了、宗族融合了就是解决问题的所在?从欧洲人的角度来评判文明的尺度,其他的文明只能是无序的、杂乱的、落后的、神秘的、未开化的。

人类的心里,是永远不满现实的,但生存在现实的世界里,又必须要面对现实,而且想要把握现实。可是当现实摆在面前,却又不满现实,想要跳出现实,摆脱现实。人,就是在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中,反反复复忙忙碌碌地度过一生。人类的历史和文化,也就在这种矛盾的现实中,构成了巍巍壮观的册页。如果从另一观点来看,正因为人类有了这种心理,才促成历史文明的进步;但从历史生命的过程和现实人生的经验来说,这种面对现实而又反现实的矛盾心理,便是造成人生悲剧和历史悲惨局面的主要原因。那么,除了这种尖锐对立的现象以外,只要安于现实,便是常理么?而且自古至今,人类如果一向安于现实,历史和文明哪里又会有今天的进步。这是现实与反现实的关键所在,也由此引出历史文明到底是进步还是退化的这个问题。如果依照东方文化中有关历史哲学的观念,无论是中国的儒家或是道家,以及印度的佛家思想,对于历史文化的发展,大体都认为“今不如古”,“新不如旧”,“劫不如静”。所以依照这种说法,人类的

历史文明,经历愈久,退化愈甚。即如西方文化中宗教哲学的现象,也和东方一样,同样有这种基本的看法。但是,根据历史的现象和人类现实生活的需要来讲,历史文明不断地向前推进,不但日新月异,而且必须要在进步中更求进步。那么,以此来看,历史与文化到底是进步或是退化呢?这里就相应的得出两个角度的回答。从东西方古代文化的历史哲学来说,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退化和堕落的,那是从宗教性道德观念的立场,看到精神文化的退色,因而人类社会迷失方向,拼命追求物质欲望所生的过患而言。如果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来说,因为物质文明的日新月异,促进社会的发达,是人类在生存方面,社会秩序,有了日新的进步。因此而有多方面的繁荣。在生活方面,人类更多更大的需要得到满足,而享受物质文明的便利。所以便认为历史文明是进步的。小说中作者对自己在此方面的观念描述得很清楚,“她从我这里来购铅笔,抄写本,剃须刀片,注射器,肥皂,牙刷,布匹,所料器具,铁壶,铝锅,瓷釉盘子和盒子。这就是扎贝思的渔民乡亲们需要从外面购买的东西。动乱期间,他们没有这些东西也照样过来了,这都不是必需品,也不是奢侈品,不过有了它们,生活会方便些。……不过,要是想要个不沾水不沾食物也不漏的容器,拥有一个瓷釉盆子该是多福气啊”<sup>[2]P5</sup>。由此可知,所谓历史是进步的,是指物质文明与人类的现实生活而言。认为历史是退化的,是指人类的精神生活,距离自然的境界愈来愈远的结论。西方历史文明之所以以进步为其去向是因为它自身“只有平常的天才,道理可以一点点的接续逐渐发现,其文明可以为积累的进步”<sup>[3]P58</sup>而东方文明落寞退步是因为“若开头是个非常大的天才,其思想太玄深而致密,后来的天才不能出其上,就不能来另外有所发明,而盘旋于其范围之内。”<sup>[3]P58</sup>作为一个东西方文化的结合体,奈保尔以对西方文化全盘接受的态度来批评其他形式的文明,以西方人审时度势的标准来衡量别民族的行为方式与宗教信仰,偏发现而易见,“……如果没有了欧洲人,我们的过去就会被冲刷掉,就好像镇外那片沙滩上渔人的印迹一样。”<sup>[2]P12</sup>萨林姆看到一枚英国邮票上的阿拉伯独帆船,又生出不同凡俗的看法:当地阿拉伯人对这种船习以为常,只是由于这枚邮票,人们才意识到独帆船在航海时尚的意义;发明并使用独帆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人类文明的总体发展了然于胸,英国人总揽全局,因而能明断历史上各种发明创造的意义。

萨林姆关于文化的思考中,奈保尔本人的思想中的一些要素清晰可见。萨林姆在东非的印度穆斯林中间长大,但他竟以局外人的冷漠评价伊斯兰文化。他婶婶在院子里叫女儿取回晾晒在外面的铜瓶,莫名其妙地对婶婶所代表的宗教、文化和习俗进行了全盘否定。“…看着这个虔诚的女人掩在自己的墙后,我突然发现她对铜瓶的关注是多么的琐屑、粉刷成白色的墙是多么的单薄,能给她提供的保护实在是少得可怜。她太脆弱——她的为人,她的宗教,她的风俗,她的生活方式,全是脆弱的。”<sup>[2]P19</sup>作为一个全盘否定自己民族、自己宗教的游魂,萨林姆根本看不到自己民族的伟大,自己所属宗教的神圣与不可亵渎。他站在自己民族的山顶上眺望着欧洲大陆发出的并不那么耀眼的文明之光,想象着它的灿烂与夺目。奈保尔渴望遥不可及又不属于自己的美而忽视了自己其实已身在其中的美。朱光潜先生曾说,当一个只有以“无所为而为”<sup>[3]P14</sup>的心态来审视周遭的事物时,其事物的纯净之美、天然之态才会被真正的体会、感触。而当以木匠的眼光来看一棵柏树时,剩下的只有用做房梁或是改为家具。萨林姆对本民族的无视,对自身所属文化的不屑一顾。其实就是源于奈保尔本身对自己所属印度这一伟大民族的误解与隔阂。1964年他在第一部访印游记《黑暗地带》中承认,印度对他来说“从来就不是一个有形世界,因而从来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它远离特立尼达,是个存在于虚空中,没有具体历史的国度。”一个从来就不曾深入自己民族的人怎么可能会以自己民族的思维方式反思自己。由于自己的经历,奈保尔只可能以英国人的角度看待已不属于自己的历史民族文化,对本民族的一味偏激而对英国文化的过分赞赏,他的描写只能是离客观愈来愈远。所谓的印度文化其实就是佛教文化,想要深入的理解印度,就必须对自己的国教有必要的学习。印度人高度的精神生活,强烈的出世轮回观,对时空虚无虚往的态度,促成他们无视时间空间宇宙的境界。奈保尔为了反对祖辈的传统文化,扬弃本民族的宗教信仰,摆脱旧哲学的理念,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大赞物质机械的欧洲文明,从而生出这样的反抗心理。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习俗、思维方式,物质文明不能作为评判文化的标准。至于对整个人文文化而言,拿它代表了整个西方文化,认为它是盖过一切,那是莫大的错误。“国者,人之积,人者,心之器”积累全民人心上下数千年经验和思想,方能构成一个文化的大系。今天的英国,仅仅是西方文化零落中的一颗经天纬

星,它是科学文明的实验物,并非整个人文文化的指标。尽管如此,面对两种文化的交错奈保尔笔下的东非小镇在破碎中挣扎,一个见缝插针,微不足道却具代表意义的一层横切面。

全部的文化都归化于经济、利益之后,非洲变为普通商业属地的步伐与全球化同步。当你驱车穿过非洲繁华的高厦丛林而不是广袤的热带雨林与热带草原时,那个空间如此亲近,却已成历史。只是速率的问题。穿越古老的河道,原始木舟缓缓的节奏可能最接近灵魂的飘荡,河道边丛林的景色悠然而过,偶尔停靠岸边注视着茫茫无尽的丛林与河道中我们熟悉的与不熟悉的点点滴滴。非洲两个字蕴含的文化意味在此淡化得耀眼,当地人根本无暇醉心于这些闲情雅致,毕竟民生多艰,他们当不起超凡脱俗的画中人。但他们原始,传统,淳朴的精神面貌并非无水之源——是非洲的封闭与入侵勾勒了他们心中的丘壑,无从选择,因而面对人生也无可把握。夜色中万籁寂静,而和太阳下汽船轰轰贸易频频泄露着与外界接触的繁华扬长而过,毫不留意江边原始部落疑虑与憎恶的目光;镇上随处可见殖民英化后的原始文明被淹没的巨变和不知所终的未来,人们好像视若无睹,心底难起波澜。原始居民没有能力评说改造自然西化后的功过是非,却不得不面对自己生活秩序的重新整合与价值的再造。原始部落,商业小镇,新兴的城市,这些被工业文明烙下的莫可名状的物象的非洲,在某种意义上,与周遭自然景观产生剧烈冲突,形成强大的刺激性的视觉张力,会让人触及到这种庸长简陋背后潜藏的不可抗拒和摧毁的力量。因为极度自然,所以触目惊心,叫人慨叹此非洲已非满目疮痍的彼非洲,也正因为如此,这个非洲才愈发显得苍峻悲凉。入侵者与原住民在严厉的非州是不尽相同的两种风景,这或许是两个非洲并存于小说的最好脚注。

#### 四 结语

对于非洲这样宏大的题材,前一种交织的是千秋家国梦,人们忧心忡忡的,是非洲本土文化余韵是否成为绝响;后一个关切的,则是此地芸芸众生该如何在新旧天地的交替中生生不息的大计——人,才是最重要的。说到底,两个非洲殊途同归,都承载着深邃悲愁和怀往情韵。追根溯源,这是因为它原本流淌的就是苦难深重的天尽河道。世事的多变,生命的真纯,被非洲自身缓缓沉淀,只留下神秘古河道上孤舟过尽的感悟。水抚慰着飘荡的水草,风承载着叫号的窍穴,非洲仍若无其事地流过吹过,继续着海与丛林与沙漠的行程。(下转76页)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田富军,杨学娟.中国古代文学“女强男弱”现象成因的原型批评阐释[J].宁夏大学学报,2003,1:87-95.  
 [2]王萌.论中国才子佳人文学中的两性格局与文人心态[J].中州学刊,2003,2:56-60.  
 [3][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美文选[C].张唤民,陈伟奇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87:28-38.  
 [4]文康.儿女英雄传[M].上海书店,1981.  
 [5][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6]王伟康.鲁迅与儿女英雄传[J].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1,3:45-50.  
 [7]田富军.论古代文学中“女强男弱”现象的心理成因[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3,2:52-55.

## On the Structure of Both Sexes and Writing Psychology in *The Hero Legend of Shi Sanmei*

WU Li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Abstract:** The novel of *The Hero Legend of Shi Sanmei* tells a story which fixes up the hopes of Chinese tradition literary men. In the novel, the heroine Shi Sanmei, had a tender heart, and she was very chivalrous and always ready to help the weak. But, the male lead, An Ji, was very weak, and he was always dependent on the help of Shi Sanmei to get over all of the difficulties. This is a classical structure of “Strong Female and Weak Male”, and it is absolutely different from the West. This paper makes a research into the psychology of the writer, and uses the feminism theory to analyze the structure of “Strong Female and Weak Male”.

**Key words:** The Hero Legend of Shi Sanmei; The Structure of Both Sexes; Writing Psychology

(责任编辑:周锦鹤)

(上接72页)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V.S.奈保尔.黑祸:伊夫林·沃的反讽[A].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V.S.奈保尔.河湾[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3]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4]南怀瑾.亦新亦旧的一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5]朱光潜.当局者迷,旁观者清[A].朱光潜全集(第二卷)[C].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

## Cultural Fusion and Loss in *A Bend in the River*

TONG Yi-fei

(Foreign Language Institut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4)

**Abstract:** Because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many independent and special cultures have been melted step by step. As time goes on, the fusion and loss of culture have stood out. Those originally independent and intact and special cultures have been undergoing the law of the jungle. In *A Bend in the River*, V. S. Naipaul shows us his own understanding of this fight.

**Key words:** Culture; Fusion; Loss; Shock